

当

代

中

国

学

术

文

库

# 马克思唯灵论 批判思想研究

苗贵山  
彭晨慧◎著  
霍玉敏

Study on Marx's thought  
of critique of spiritu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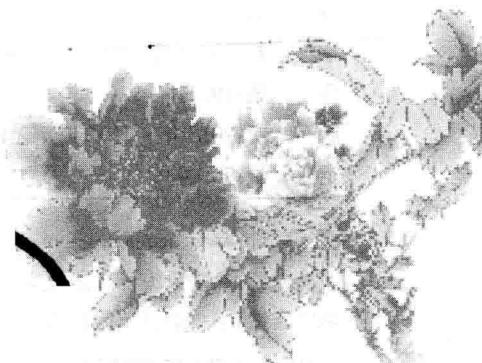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 马克思唯灵论批判思想研究

苗贵山  
彭晨慧◎著  
霍玉敏

Study on Marx's thought  
of critique of spirit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唯灵论批判思想研究 / 苗贵山, 彭晨慧, 霍玉敏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17-2753-4

I. ①马… II. ①苗… ②彭… ③霍… III. ①马克思  
主义哲学—唯灵论—研究 IV. ①B0-0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609 号

## 马克思唯灵论批判思想研究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王 文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63(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5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作者简介

**苗贵山** 河南辉县人，教授，法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彭晨慧** 广东汕头人，副教授，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霍玉敏** 河南信阳人，副教授，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本书依托河南科技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教育研究中心”出版

# 目 录

---

## CONTENTS

<b>引 言 马克思实证哲学的唯灵论批判视阈</b>	<b>1</b>
一、作为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	2
二、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证哲学	49
三、唯灵论批判：马克思实证哲学社会批判的视角	65
<b>第一章 马克思对宗教唯灵论的批判</b>	<b>78</b>
一、马克思宗教唯灵论批判的历史进程	78
二、宗教是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观念上的反映	101
三、宗教唯灵论的归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解	123
<b>第二章 马克思对政治唯灵论的批判</b>	<b>129</b>
一、对黑格尔神秘主义国家哲学的批判	129
二、对政治解放所造成政治唯灵论本质的批判	135
三、政治唯灵论的克服：废除官僚政治	150
<b>第三章 马克思对经济唯灵论的批判</b>	<b>156</b>
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拜物教镜像	156
二、拜物教镜像与经济唯灵论本质的折射	177
三、经济唯灵论的消除：消灭市民社会	186

<b>第四章 马克思对人权唯灵论的批判</b>	<b>201</b>
一、启蒙人权观的唯灵论本质	201
二、对启蒙人权观的赞颂与祛魅	212
三、人权唯灵论的扬弃：从历史的权利走向真正的人的权利	234
<b>尾 言 马克思唯灵论批判的意图</b>	<b>250</b>
一、颠覆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	250
二、力促无产阶级整体的阶级意识的形成	270
三、价值旨归：在自由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292
<b>参考文献</b>	<b>302</b>
<b>后 记</b>	<b>305</b>

## 引言

# 马克思实证哲学的唯灵论批判视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马克思这样讲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①</sup>这意味着，以实践为思维方式的并把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以理性为思维方式并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因此，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哲学是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诞生的。而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本身就是唯灵论，其特征就是：一是强调理性对实践的经典的领先地位；二是强调理性对物质世界统摄的能动性。对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确立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提供了佐证：“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sup>②</sup>这里，所谓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就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人的实践活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不能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主张出发去把握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以至于前者尽管在自然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54页。

上,即下半截是唯物主义的,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即上半截是唯心主义的。以“理性、意志力与爱”这些新的宗教的内容而不是人的实践去说明社会,因而他的哲学也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去改造世界;同时,当他的哲学从思想、意识出发逻辑地、合理地解释世界时候,始终逃不出形而上学的藩篱。在马克思哲学视阈中,以理性为原则,逻辑地解释世界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史发展到黑格尔那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如同费尔巴哈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那样,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实践)决定社会意识出发,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证哲学”,而这种“实证哲学”凸显的是针对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的状况而改造世界的特质,其目的是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灵论”本性。

### 一、作为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代名词。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有言:“哲学即形而上学。”<sup>①</sup>它以逻辑思维为原则,脱离经验世界,从整体上来把握世界的存在根源,追求普遍性的统一,并以这个普遍性的统一来统摄存在者。从词源上看,“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逍遥派哲学家安德罗尼柯编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关于“有本身(存在本身)”的学说编排在关于有形物体的学说即物理学之后所定的名字,意即“物理学之后”。在我国古代《易经·系辞》中曾这样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实际意义上,以“形而上”来翻译“物理学之后”是最为贴切的。这样,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就成为专门术语,专指探寻存在者存在问题的学问。

哈贝马斯指出,巴门尼德开创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更直接决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的走向。“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矛盾重重,但是,随着巴门尼德而产生的形而上学思想一般都把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因此,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想。真知追求的永远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无论是以数学为摹本,把真知理解为直观和回忆,还是以逻辑学为摹本,把真知看作是沉思和话语,认识所把握的都是存在者自身的结构。……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它只有在意识理论中还能找到等价物,而这种意识理论从

---

<sup>①</sup>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国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8页。

先验的角度阐明普遍综合判断的客观性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形而上学是“有关人和世界的整体性的问题所作的任何一种探讨”,“原因在于无论莱布尼茨或斯宾诺莎或谢林,他们的方案丝毫没有越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即开始构建的庞大体系所形成的传统,康德的两个王国的学说就更不必说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连尼采都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因为他是一位处于主体性原则支配下的现代思想家”<sup>①</sup>。

康德与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内涵与外延都作了界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玄学之全部体系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其第二部分,即由纯粹理性所发展之自然学说,包含二分科,即合理的物理学(Physica rationalis)及合理的心心理学(Psychologia rationalis)”<sup>②</sup>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沿袭了康德的概括并对各部分所探讨的内容作了界说。他讲道:“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是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是理性心心理学或灵魂学,它研究灵魂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亦即把精神当做一个实物去研究。”“形而上学的第三部分是宇宙论,探讨世界,世界的偶然性、必然性、永恒性、在时空中的限制,世界在变化中的形式的规律,以及人类的自由和恶的起源。”“形而上学的第四部分是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它研究上帝的概念或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上帝存在的证明和上帝的特性。”<sup>③</sup>

我们在大致了解了形而上学的内涵及其外延之后,还需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过程来进行考察,以期凸显马克思的实证哲学在终结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史上,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康德为标尺,分为康德之前的以抽象的知性来把握存在的旧的形而上学与康德所开创的以理性来把握存在的、在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自我运动、自我实现、自我认识的新的形而上学这两个阶段。而从理性(知性)与信仰的关系来把握形而上学这两个阶段时,可以说是信仰理性化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西方,信仰与理性的交织以及此消彼长构筑成其思想文明史。在人类文明早期,信仰(神话与早期宗教)相对于理性(以逻辑为方法的理智)占据着上风,理性处在萌芽状

<sup>①</sup>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sup>②</sup>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78页。

<sup>③</sup>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103、104、106页。

态,信仰主导着人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信仰理性化迈出了人类精神生活质的飞跃的第一步。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古希腊哲学开始交织着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初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神的褒扬,中经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以理性的方式解释基督教教义,最终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经院哲学——理性神学的兴起为标志。保罗·蒂利希指出:“理性神学是一种通过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等以建立为纯粹理性所普遍接受的神学。”<sup>①</sup>同时,他又指出:“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并不是像你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相互对立的。在希腊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理性主义都是神秘主义的女儿。理性主义是从人之内的‘内在之光’或‘内在真理’的神秘经验发展出来的。理性出现在我们之中,是从神秘经验,即神出现于我们之中的经验中产生的。”<sup>②</sup>但是,信仰理性化的极端就是理性信仰化。由基督教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所引发的对个体主义的推崇使得理性不断向信仰发动进攻,信仰最终拱手让出主导人类的地位,其根本标志就是启蒙运动对自由理性的张扬。然而,理性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却试图把自己上升为信仰,重新构筑一个神话世界。其基本的手法就是要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逻辑的方法,从而实现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确定性。而这为信仰反过来攻击理性埋下了伏笔。而对于当今世界的人类精神生活来讲,启蒙运动所造就的理性信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普世价值”的张扬,但它一出场,便引发了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之争。

从实质上讲,形而上学(哲学)的形成过程就是信仰理性化的过程。哲学一方面来源于宗教,另一方面又扬弃宗教。就人的精神熏陶来讲,如果说哲学是一种精神修养的话,那么宗教就是一种精神信仰。而信仰作为宗教的内核具有神圣性与超越性的特征。宗教信仰的神圣性是人类按照各种庄严的程序与礼仪,在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中表现的既敬且畏的心理感受。它经过各种宗教仪式不断重复,逐渐积淀并定格为人类的神圣感,从而成为强化信仰的心理动力。宗教信仰的超越性是人类借助于对作为精神力量的偶像崇拜力图把自身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世界,把人的事实存在转变为价值存在,为自身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形成一种关于某种圆满的超验性存在的形而上学体系。

众所周知,神话是古希腊哲学的温床。古希腊人把自然力拟人化为神,创造

---

① [美]保罗·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② 同上。

了以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为总汇的奥林匹亚诸神体系。然而，宙斯是最高的神，却不是希腊世界的最终主宰。罗素讲过：“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祇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命运’、‘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存在。”<sup>①</sup>“命运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物，这是人们开始领会一切事件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产物。”<sup>②</sup>在古希腊神话的此基础上，诞生了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希腊最盛行的两大宗教：爱琉斯和奥菲斯教。前者用现实主义解释世界，认为人和那些与人同形同性的诸神都受着不可抗拒的命数的控制；后者从神秘主义角度解释世界，信仰灵魂不死、永恒轮回。这两种宗教都体现了希腊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和精神传统：即对“命运”这一世界万物存在“本原”的推崇。

寻找万物“本原”虽早在宗教神话时代就以信仰的方式而出现，但只是当米利都人泰利士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用自然本身的元素代替超自然的力量，意味着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来把握万物“本原”——哲学的脱颖而出。黑格尔指出：“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因为籍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sup>③</sup>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命题还只是自然哲学，因为泰利士只是把自然概括为感性的实体，而古希腊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巴门尼德，因为它最早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存在。关于哲学与宗教神话的分离，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爱德华·策勒尔曾这样讲道：“希腊哲学和其他的希腊精神的产品一样，是一种始创性的创造品，并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希腊人更公正地评价自己的天性和组织制度、道德和习俗，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以比他们更清澈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凝视宇宙的深处。正是这种公正，与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以及一种同等强烈的抽象力相结合，使他们能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他们的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想象的产物，并设置一个凭借独立的人类思想，即逻各斯的方式去解释实在。仅仅认识到并提出这些问题，就是非同小可的成就——因为那天真的、传统的观念的、惊讶的

<sup>①</sup>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页。

<sup>②</sup> [德]爱德华·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sup>③</sup>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6页。

渴望,是一切哲学的肇始。”<sup>①</sup>对于希腊哲学的价值,策勒尔指出:“希腊哲学家所建立的体系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现代哲学的一种准备,作为人类理性生活发展中的—项成就,它们本身就具有独有的价值。正是希腊人为人类赢得哲学思想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宣告了理性自主的权利,并给了一种双重的应用。在希腊语里,智慧不仅包含有对世界的理论说明的意思,而且还包含有对人生一定的实际态度的意思。所以,除了科学思想的独立之外,希腊哲人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即‘特立独行’(autarchie)。希腊的杰出思想家们总是作为哲学家而生活。”<sup>②</sup>

在古希腊,不同的哲学家对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时期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logos)主宰支配着整个世界,但人们不能凭感官而要靠智慧或普遍的理性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逻各斯”的基质是火,基质按照固定的规律变化为一切事物,又从它们复归于自身。“这个世界对任何东西都是同一的,它不是哪个人或哪个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和熄灭。”“每一事物都变成火,火也变换成为每一事物,就像货物变成黄金,黄金变成货物。”<sup>③</sup>作为赫拉克利特的胸有城府的对手巴门尼德从“只有‘存在’是存在着的,‘非存在’并不存在,并且不能被思考”这一基本观念出发,引申出有关“存在”本性的全部原理。“存在不可能有一个开端或终结,因为它不可能从‘非存在’中产生出来或者还原为‘非存在’;它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现在,它是连续的和不可分割的(《残篇》8,5 起)。它是不可分的,因为它是处处都同一的东西,没有可以使它分割的东西。它是静止不动而不可改变的,处处都与它自身相同,有如一只圆球,从中心到球面的距离都相等。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因为它是对于‘存在’的唯一思想(《残篇》8,自34)。唯一真实的知觉就是在每一事物中显示给我们一个不变的‘存在’,即‘理性’的那种知觉;另一方面,感觉显示给我们的事物、创造、毁灭和变化的一种多样性,那是‘非存在’的一种存在——这些感觉,则是所有谬误的原因。”<sup>④</sup>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真正的哲学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或者说,形而上学最

① [德]爱德华·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 页。

② 同上书,第 17 页。

③ 同上书,第 55 页。

④ 同上书,第 59 页。

早诞生于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色诺芬尼、巴门尼德与芝诺属于爱利亚学派。在古希腊哲学中,爱利亚学派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把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黑格尔看来,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数”的观念还只是表象的、直观的概念表达,没有被表现为纯粹的概念。而“把绝对本质表现为纯粹概念或被思维者,表现为概念或思维的运动,乃是我们所看见的必然要到来的次一阶段;而这就是我们在爱利亚学派里所见到的。在这个学派里,我们看见思想本身成为独立自由的了:在爱利亚学派所说的绝对本质里,我们看见思想纯粹地掌握其自身,并且看见思想在概念里的运动了”<sup>①</sup>。这里,“绝对本质”、“纯粹概念”就是爱利亚学派所要把握的、抽象出来的超感官的、不变的、无始终的“太一”,“一就是一切”,“一”即“存在”,“一”或“存在”是纯粹的概念,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开始把握“一”或“存在”这样的纯粹的概念了,换句话说就是,哲学开始关注“思想”本身,关注主观的东西,而不再是只关注自然现象的东西了。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在爱利亚学派那里,“我们看见思想纯粹地掌握其自身,并且看见思想在概念里的运动了”。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巴门尼德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也正是如此,黑格尔称巴门尼德是“真正的哲学思想”的开创者,这是因为,他提出了如下命题:“思想与思想为了它而存在的东西是同一之物。因为没有存在者并对之有所言说(或表现),你将寻找不到思想。因此在存在者之外,它[思想]是无物,也将是无物。”<sup>②</sup>这样,在巴门尼德那里,“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一个人使得他自己从一切的表象和意见里解放出来,否认它们有任何真理,并且宣称,只有必然性,只有‘有’才是真的东西”<sup>③</sup>。这里,“思想为了它而存在的东西”指的就是“存在”,没有“存在”,“思想”也就不存在,哲学这种意识理论便无从谈起。

尽管黑格尔称巴门尼德是“真正的哲学思想”的开创者,但是,与巴门尼德相比,在苏格拉底那里,“思维的主观性已经更确切地、更透彻地被意识到了。……他不仅是哲学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古代哲学中最饶有趣味的人物——,而且

<sup>①</sup>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2—25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6—267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67页。

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他是精神本身的一个主要转折点”<sup>①</sup>。进一步说，在黑格尔看来，尽管巴门尼德把哲学提高到思想的领域，即对“存在”这个纯粹的概念的把握，但是，他所讲的“存在”只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还没有上升到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它还只是抽象的哲学论证形式。所以，黑格尔讲：“这种思想虽然是思想，却仍然具有存在的形式，‘我’在这种思想中是不能确定其为‘我’的。”<sup>②</sup>然而，在苏格拉底那里，思想的“本质是普遍的‘我’，是善，是安息在自身中的意识；这个善自身不受现实限制，不受意识对现实的关系——个人的感性意识（感情与欲望）——的限制，最后不受那在理论上对自然进行思辨的思想的限制”<sup>③</sup>。在黑格尔看来，在苏格拉底那里，思想就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追求普遍的善。“思想的这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在自为的本体，这个绝对自我保存者，已被规定为目的，并且被进一步规定为真理，规定为善了。”“在给普遍的本质作了这个规定之后，还得加上一个规定，就是：这个善既然被视为实质的目的，就必须为我所认识。无限的主观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的学说中生长出来了。我必须出现于我所思维的一切事物中。”<sup>④</sup>

从苏格拉底起，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达到了第一个完满的阶段。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宇宙理智”即理性神的观念，用以取代当时希腊盛行的人格化的多神，并以“宇宙理智”来设计制造万物，表现出强烈理性神学目的论。色诺芬的《回忆录》第一卷第四章在记述苏格拉底和阿里司托得姆关于神的谈话时以苏格拉底的口气说：“我的好朋友，你应该懂得，既然你身体中的努斯能够随意指挥你的身体，那么你也应当相信，充满宇宙的理智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不应当认为你的眼睛可以看到很远，而神的眼睛却不能看到一切，或者你的灵魂能够想到在这里或那里的事情，而神却不能想到这一切。如果你为人服务，就会发现谁肯为你服务，你施惠于人，就会发现谁肯施惠于你；通过向人征求意见，就会发现谁是聪明人，同样你可以用敬神的方法来试试他们，你就会发现，神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本性，能够看到、听到一切事情，同时存在于各

---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9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39—40页。

④ 同上书，第40页。

处,而且关怀一切存在。”<sup>①</sup>这就是说,苏格拉底认为全智全能的神是普遍体现在宇宙万物中的最高理智,就像人的身体中的努斯指挥身体一样,充满宇宙的最高理性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这个神也就是充满宇宙的理性神。而理性神又为人合目的地设计制造万物,同时也赋予人以眼睛、耳朵、鼻子等感觉器官,让人能够直立并且有手,让人的舌头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来表达情意,更重要的是赋予人一个理性的灵魂。苏格拉底要人听从神也就是要人按理性行事。人也只能通过理性思维,从宇宙万物的合目的设计中去体察这种让人看不见的理性神。

作为苏格拉底的门徒,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指出:“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眼界广阔,观察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实在”<sup>②</sup>。黑格尔指出,柏拉图把握了苏格拉底基本原则的全部真理,“这原则认本质是在意识里,认本质为意识的本质。这就是说,绝对是在思想里面,并且一切实在都是思想。”但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把自觉的思想的权利提高为原则,而柏拉图则把思想这种仅仅抽象的权利扩张到科学的领域里。他放弃了苏格拉底认独立自在的思想为自觉的意志之本质和目的的狭隘观点,而进一步认这种思想为宇宙的本质。他曾经扩大了苏格拉底的原则,并且发展了解释和推演这原则的方式,虽说他的发挥未必完全是科学的”<sup>③</sup>。黑格尔进一步概括了柏拉图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的领域里;于是,理智的成分便获得了那属于思维的超感性的、精神的形式,并且在这样的形式下,得到了对意识的重要性,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而意识在这个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sup>④</sup>。在柏拉图那里,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就是理念世界。黑格尔认为柏拉图在哲学史上划时代的贡献就在于他对理念的明确规定。柏拉图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规定为普遍的理念,理念是自在自为的真实存在,“它是支配着特殊、复多的东西,并浸透着、产生着这些东西的共相。……理念是有普遍性的思想,同时也是真实的存在”<sup>⑤</sup>。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理念。他认为“知识的对象

<sup>①</sup> 转引自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422页。

<sup>②</sup>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1页。

<sup>③</sup>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1—152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52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204页。

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sup>①</sup>。

柏拉图的理念论继承并在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极大影响下发挥了她的理性神学目的论。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分有或摹仿理念世界而存在。理念与宇宙的关系是原型与摹本的关系。“宇宙是最好的创造物,创造者又是善良的,他必然以永恒的东西为模型,以理性的逻各斯和智慧所理解的东西为模型,这样宇宙必然是某种东西的摹本。说到原型和摹本,如果说原型是某种永恒的只能为理性所把握的东西,关于它的论述(逻各斯)也是永恒不变的,不能为论辩所驳倒,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但如果说是摹本,它只像似原型带有偶然性。这就是存在和变化,真理和意见的区别。”<sup>②</sup>这样,在柏拉图那里,宇宙作为最好的创造物,它必然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就是最高的理念,即德穆革(Demiurgos)。“一、他是善的,没有嫉妒,希望万物都像他自己一样只有善没有恶;二、他将混乱无秩序的运动安排得有序,因为这样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宇宙的创造;三、他看到理性比非理性好,所以将理性放入灵魂,将灵魂放入躯体,他将宇宙造成一个带有理性和灵魂的生物。”<sup>③</sup>在柏拉图看来,宇宙作为一个创造物只有一个,它具有灵魂和躯体。宇宙的躯体作为生成物,它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火才能看得见,有固体(土)才能摸得着。因此,宇宙躯体是由火和土组成的。但是,只有这两个元素还不能联在一起组成宇宙,还需要有气和水。神将气和水排在火和土的中间使它们按照自然的必然性与相同的比例结合起来形成和谐、友好、完美的宇宙统一体。与德谟克利特的“火”的创世理论相比,柏拉图的“理念”创世说将“火”等物质看作是宇宙世界创造中的协辅原因,即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质料因”,理念才是真实的世界;此外,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自然规律是唯一的推动力,而柏拉图则仅仅将它作为创世之神的理念的一种工具,即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动力因”。

与基督教的“无中生有”的创世说相比,柏拉图的创世说是“有中生有”。基督教的上帝是从无中创造出一切来,柏拉图的神为了创世必须有理念世界的摹本与用以创造世界的质料(水、气、火、土),这些东西在创世之前就存在,它们不是神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7页。

②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页。

③ 同上书,第1023页。